

致敬那些不屈的灵魂

风行水上

在江南的梅雨季节,来到素有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”之谓的贵州,遇上雨天自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但今天的雨,还是平添了一些阴郁的氛围,因为,今天行程的目的地是息烽集中营。此次由省记协组织的“红色之旅——多彩贵州”采风活动,息烽集中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观地点。

息烽集中营旧址位于贵阳市息烽县城南6公里,是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关押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秘密监狱。1988年,国务院将息烽集中营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96年,贵阳市投资400多万元修复了集中营营区旧址。1997年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。集中营旧址占地80多亩,包括纪念馆、营区、烈士陵园和玄天洞等参观线路,是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

集中营四面崇山峻岭,林深树茂。我们一行到达时,雨脚如麻,四周水气蒸腾弥漫。集中营旧址前诺大的广场,雨雾越发显得空旷沉寂,一座革命烈士群雕像高高耸立,庄严肃穆。

据集中营纪念馆讲解员介绍,息烽集中营当年对外挂牌是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”,与重庆白公馆、渣滓洞监狱、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三大集中营。在三所集中营中,息烽集中营管理最严、规模最大、

关人杀人最多,所以军统内部称之为“大学”,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则称为“小学”,重庆白公馆、渣滓洞监狱为“中学”。军统抓获的人先经“小学”“中学”关押审理,案情重大的才被送到息烽集中营,军统内称之为“升学”。

我注意到纪念馆一张资料图片,上面显示1938年至1946年息烽集中营存续期间,息烽全县人口6万余人,县城人口0.2万余人,而军统驻息烽人口却多达1.5万,是当时县城人口的近8倍。可见这个隐于大山深处的息烽,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。

资料记载,息烽集中营先后关押中共党员、爱国人士、进步青年等共1220人。其中被杀害和折磨致死的600余人,释放140人,下落不明400人。被关押的人员中包括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一家,他的秘书、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(即“小萝卜头”),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,爱国民主人士、著名社会学家马寅初,波兰革命家米洛斯基等。文学作品《红岩》中的人物形象许云峰的原型许晓轩、“疯子”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均被关押在这里。一边听讲解员讲解,一边观看展厅的资料图片,往日在书刊、影视作品中耳熟能详的名字、故事,一一近距离展现在眼前。而那些听名称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酷刑,如“老虎

凳”“披麻戴孝”“点天灯”等,通过一幅幅图片展示,令人不寒而栗。从纪念馆出来,我们去监狱旧址参观。

在一个被称为“猫洞”的囚禁处,讲解员介绍,这是军统对在押“要犯”实施酷刑、秘密杀害之处。洞的深处是一座水牢,洞中施用的酷刑达12种之多。杀害的人就地掩埋。1946年集中营撤销时,军统特务从外地运来黏性极强的泥土将此洞填埋。解放后发现了这个地方,在发掘中发现了一堆白骨,有的骨架上还套着脚镣和手铐,触目惊心。站在猫洞前,似听到实施酷刑时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更不敢走近,生怕惊动70年前在这里为坚守信仰被折磨致死的灵魂。

资料显示,息烽集中营从1938年至1946年的8年时间,分为两个时期:前期(1938年11月—1941年2月)是军统少将何子植为主任,他对被囚革命者施以酷刑,恣意摧残和屠杀;后期(1941年3月—1946年7月)为军统少将周养浩任主任。周养浩推行“狱政革新”,搞“监狱劳动化”“监狱学校化”,试图软化、征服革命者。但坚定的共产党人却利用其“狱政革新”的机会,团结难友,与监狱当局进行艰苦卓绝的改造与反改造、软化与反软化的斗争。最终连周养浩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狱政革新遭到在押共产党员的

抵制,收效甚微。国民党军统希冀借“息烽”之“风水宝地”,熄灭共产党革命的烽火,却事与愿违,恰如纪念馆序厅黑色大理石墙上四个鎏金大字“烽火不息”——烽火不息,烽火燎原。

在一座监牢两边的围墙上,分别写着两行大字:“迷津无边 回头是岸”,“天堂地狱 唯人自择”。我想,这应该是周养浩任上“狱政革新”的产物。天堂地狱,一墙之隔。在军统看来,墙内是囚禁,是地狱;墙外是自由,是天堂。但信仰坚定、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对天堂地狱自有选择,他们甘愿在“地狱”经受非人的折磨,也不愿意动摇信念、放弃信仰。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,背叛信仰才是最深的地狱;为信仰坚守、为革命担当,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,才能抵达最美好的天堂。

时间早已远逝,寂寥的集中营营房在雨雾中愈发显得荒凉阴郁;但记忆可以永存,倾听历史深处的回声,让人深思,珍惜,感恩,砥砺前行。细雨蒙蒙中,山间林中水雾缭绕,空气中似有英魂的气息。那些不屈的灵魂,令人敬仰;那些高贵的生命的逝去,尤其那些牺牲在黎明前夜的钢铁勇士,更令人扼腕叹息。愿不屈的灵魂,在另一个世界里享有和平和安定,享受自由而寻常的人生。

而我,此刻站在和平的天空下,呼吸着清新甜润的空气,冷静思考自由和信仰的意义,深深感恩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。

沉在村庄深处的鱼

马鹏

闲来无事,喜欢注意这些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动静。

水的清澈度,足以让我看清深处的鹅卵石,或横或立或斜,还沾着一层薄薄的泥土,互相依偎。风来后,才显出一点活力。暴露在视线下的,还有某些空旷。还有几条从远方归来的鱼。

我出生于某个大山深处的贫穷村庄里,那里全是布依族人,喜欢与世隔绝,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他们在种地、割草、唱歌、放牛中度过漫漫长日。而我也在鱼的陪伴下,走过了美好的童年。我常常一个人拿着簸箕,到某个水塘里抓鱼。把簸箕放到泥水里,用力一推,拿到岸上,把泥土和水弄干净,总会收获几条泥鳅,如果足够幸运还会有黄鳝。或者让阿妈在稻谷打完后,带我到田埂上去挖鱼。田埂会出现很多洞,沿着指头般大的洞能够找到一些鱼,以及鱼与大地之间的关联。

把抓好的鱼装到塑料瓶养着,有时鱼死了,会难过很久,然后把它埋在土里,会被阿妈嘲笑一番,但我不在意。与鱼相处,看它在玻璃瓶里一动不动时我会焦虑,被猫叼走时我会难过,鱼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最爱,也知道了什么是脆弱。

活下来的,我会想象它长大后,会不会变成某种有魔力的生物,载着我,穿过一座又一座高山,见到我不曾见过的一些事,看到一些我不曾见过的人。这些想象,给我童年带来了一些期待和满足感。每次听到阿爷说,站到山头可以望见远方看到城市。便常常爬上去,想看看远方到底有多远。我喜欢远方,喜欢城市,喜欢富裕的地方。

我们布依人被称为水稻民族,世代以耕种为生。但生活在大山里,山高水远,只能靠天吃饭。发生旱灾是免不了的,轻的粮食减产,严重的颗粒无收,每三年总会有那么一次。人们对于这样的灾害,是无能为力的,便把某种希望寄托在了“鱼神”身上。认为干旱,是鱼神生气了,需要到河边去祭拜。阿爷们便拿着鸡和米来到河边,做一场法事来平复鱼神的情绪。说来也是怪事,有些年法事一做便真的下雨了。

阿爸阿妈做活紧,没时间到山上砍柴,便使唤我到河边捡一些被水从远方漂来的废弃木头当柴火。我知道了鱼神的秘密后,便常常坐在河边,看着河水滚滚。如果看见某种动静,我会激动很久。

当然,那鱼神,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,阿爷们也没有见过。大概是布依人在面对天灾时,力量太小,需要从大自然中寻找一些慰藉或者能够活下去的力量吧。因此,鱼神便成了布依人的信仰和希望。很多次,阿爸阿妈见我晚没回家,便打着灯来找我,回去难逃一顿骂。当然也是值得的,我站在岸边祈祷能够获得一双新鞋子。但阿爸是没钱的,阿妈又经常跟阿爸吵架,一吵架阿妈便丢下我去外婆家,一住便是一小段时间,我成了没人管的孩子,只有阿奶。没过几天,阿奶便真的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。我便觉得这是鱼神显灵了,突然地崇拜至极。

给鱼神祈祷,获得了些甜头,我便得寸进尺,愿鱼神能够把我带出大山。于是,我真的从我那贫穷的村庄走到了县城,然后从县城走到了丽水,再从丽水走到了现在的长春。我所走的每一步,都把它归结于幸运或者某种魔力的东西,都是刚好,即使看不到未来在哪里,但至少每一段都是一种期待。有些东西,不是努力了就能收获结果,我宁愿相信一些能够让我起死回生的外在因素。哪怕鱼神不过一种虚无,但在某种虚无面前,却有一个实体的概念,根植我心,从中获得某种精神。

我想把这一切归结于对鱼的信仰吧,鱼神让我们族人有了对生活的支撑精神。即使有些贫穷是无限的,辛酸的,看不到尽头的,但我们心中有鱼神,便在某种困难面前有了无穷的力量,也让我在无限的虚无与渺小中获得了安全感。

对于河里的这几条鱼,我尽力把它想象成是有魔力的鱼。

我承认我忽略了所有差异,鱼与鱼之间在长度、宽度、颜色、种类等之间的差异。但信口磨平了我的脾气,让我在差异之间获得了超越。同样,对于目前的困境,需要借助信仰,借助鱼神的力量,来排除我内心的差异和不平衡。

突然地,想念南方,想念鱼,想念某些一直在消逝的东西。

车站

叶琛

硕大的钟挂在正墙面,它是一个人的,两个人的,一群人的。时间,被车站里的人们不停翻看,然后,一些人从站口出来,一些人揣着票进了站。这一个狭长的人流平面,我想着会有一拨又一拨的穷人、富人、医生、警察并排走过,他们都穿着没有标识的衣服,互相拥挤着上了车,坐在不相识的彼此旁边或对面。再而后呢,汽笛一声长嘶,一段一段独立的心绪就被拉得很长,内部就开始筑起一片又一片宽阔和广阔。

候车室,成排成排的长椅相互倚靠着,它们没有年龄地静卧着,静卧在嘈杂的声音和来往流动的光线里,沉默着不说出原由。长长的座椅,让等待更加真实,也让忧伤更加饱满。这么些凌乱着的多重色彩的包、箱子、雨具和语言让我更加信任时间了。他们拽着票。他们互喂着吃东西,紧挨着有限的幸福时光。他们起身,整整衣,甩了甩头发,那样从容。

车站能给人很多的记忆。从丽水到舟山,或从舟山到别处。那些行走,都是一个人的,也只属于一个人。在外久了,我就情不自禁想着要去寻找一个站口默不作声地站着、坐着、或者蹲着,以自然放松的姿势,然后,一遍一遍擦拭模糊淡化的孤寂。我想着,我会在哪儿老去呢,会耗去多少时间,才能抵达安静呢。我又想着,我是否会与一个站台里即将远行的女孩谈一场恋爱,把我们彼此一生的情节都包系在里边。

车站,“宛若情人”,不羁的表白,没有承担。在等车到舟山的丽水东站,我与陌生的人叙旧,叙事着彼此不得而知而又相似相近的旧忆。她和我说话,又说海边的阳光,说梦,也说校园里的风筝。我和她说水,说渔人,说船和高飞的海鸟。我们被同一事物拉近着距离,我们观察彼此的眼睛,手和行李。我们没留下什么,仅此而已。车站,是盛产故事的地方,我一直这么认识着。

车站,是没有结局的。我走近,又走近,很突兀地站在自我的告别和迎接里。车站博大、包容,它永远地向四面敞着门,斜着身体,扎在一座城市的最前端。车站关照着与它本身有关无关的事物,并变着形,不停歇地走着,承载着午后的艳阳,以及民工背上沉重的蛇皮袋以及水泥地上被风吹着的一个空瓶子。

在车站停顿,我生着。我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,阅读着杂志,在小小的文字里寻找、感觉别人的或暖、或冷的心情和故事。这些心情和故事,会跟着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旅人到达下一个不知名的站点,到达没有光线的夜晚或另一个季节里去。车站及之前的一切,都成为书和旅人的往事了。

去哪里呢。我们谁也不伤害谁,谁也不认识谁。日出日落,明月共潮,我、车站,真实、诚挚地活着自己的、演绎着自己,我们心中都点着一朵小小的火焰,像迎接亲人一样,迎接一个人、一个世界。

我惊奇于自己与车站的亲近,它牢固地满足着我简单的怀想和放肆的忧伤。



程昌福 摄

古塔生辉

蒋师傅

杨文利

蒋师傅是报社的清洁工,个儿不高,窄长脸,高鼻深目,薄嘴唇。

他下午开始上班,先是打扫各个办公室。等到大家下班后,人走得差不多了,再清扫走廊、楼梯、水房、卫生间等公共区域。他每天忙到很晚才收工,有一次我值班,半夜迷迷糊糊醒来,还听见他在楼下叮叮咣咣干得正欢实。

照理说,上午休息,可以好好地睡个懒觉,可是他忙活惯了,闲不住。在办公楼后面,有一排简易平房,发行部用它做库房。最东头隔出一小间,便是蒋师傅的宿舍。这个小间又被一分为二,里屋是工具室,外屋放了一张钢管单人床,一张破旧的饭桌,桌子一旁,放了一条破板凳。平日里,发行部司机小秦三天两头从印刷厂往报社拉杂志。只要面包车往那一停,他就忙不迭地跑过来,二话不说,捋起袖子搬杂志。搬完了,又拿来扫帚簸箕,把车厢打扫干净。

无事可做的时候,他就上传达室陪周大爷聊天。九点,班车来了,他一溜小跑去开铁门。十来点钟,邮递员来了,周大爷悠闲地翻阅当天的报纸,他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分拣信件。到了饭点,等周大爷从食堂把饭打回来,他才回到自己的小屋。他吃饭很简单,常常是一个饭团馒头,就着咸菜吃。周大爷几次三番劝他去食堂

吃,他总是个不肯,怕费钱。他说从小吃惯了咸菜,几天不吃就会想得慌。再说,比起在老家天天啃红薯,有馒头就知足了。

有一阵子,上午不容易见着他了。倒是有几次,大中午看见他从外面匆匆忙忙往回赶。后来问周大爷,才知道他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找了一份活,替人家搬水泥,搬一袋的酬劳只有区区五毛钱。这样的脏活累活,谁也不愿意干,他不嫌弃,就想多赚几个钱。儿子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得赶在开学之前攒足第一学期的学费。

转眼间就到年底了,有一天,又轮到我值班,突然有人敲门,一看是蒋师傅。他一边不停地搓着手,一边嗫嚅道:“真是不好意思,想请你帮个忙。”话没说完,先嘿嘿地笑起来。

我心里一沉,以为他遇到了什么难事,赶紧答道:“有啥事你尽管说,只要能帮上忙,我一定会帮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,他脸上顿时现出了喜悦的神色,便一五一十地从头说起:“今天下午在照排室,看见小谢正在做杂志的封面,分明是三张照片,三下两下就拼到了一起。别说,还真挺像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,心想,这不就是图片合成吗,他说这些干什么。见我

一脸疑惑,他赶紧从裤兜里掏出三张照片:“我想请你找小谢,帮我拼一张全家福。你是美编,他们都听你的。”

我恍然大悟,一边接过照片,一边满口答应了下来。他称谢之后,在我对面坐下,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。一来二去,我约略知道他的身世。原来,他媳妇是邻村的,儿子八岁那年,男人在砖窑厂干活时,窑洞突然坍塌,还没反应过来就没了。他那时家穷,三十出头了还单身一人。后来,经人牵线搭桥,他就上媳妇家做了上门女婿。他媳妇大他四岁,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!”他不禁感慨道,“那会儿儿子还是个半大不懂事的孩子,一眨眼的工夫就成了大学生。”

我有同感,便说:“再过四年,等到儿子大学毕业,你的日子就好过了。”他点点头,脸上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。闲聊一阵之后,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,意识到该干活了。我收起照片,最后终于忍不住问他:“为啥不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呢?”当时心想,在他老家,拍张合影大概花不了多少钱。

“我也这样想呢。”他的回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:“我每年回家都提这件事,可是儿子怎么也不肯。”说完,一边叹气一边往外走。到了门口,又站住了。

“我家儿子呀,什么都好,就是脾气犟得厉害。”